

新唐書

上封事

唐

岑文本

創撥亂之業其功既難守已成之基其道不易故
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隆其基也今
億兆乂安方隅寧謐既承喪亂之後又接凋弊之餘
戶口減損尙多田疇墾闢猶少覆燾之恩著矣而瘡痍
未復德教之風被矣而資產屢空是以古人譬之種樹
年紀綿遠則枝葉扶疎若種之日淺根本未固雖壅之
以黑墳煖之以春日一人搖之必致枯槁今之百姓頗

類于此仲尼曰君猶舟也人猶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
以覆舟是以古之哲王雖休勿休日慎一日者良爲此
也伏惟陛下覽古今之事察安危之機上以社稷爲重
下以億兆在念明選舉慎賞罰進賢才退不肖聞過卽
改從諫如流爲善在于不疑出令期於必信願神養聖
省岐遊之娛去奢從儉減工役之費務靜方內而不能
關上載橐弓矢而無忘武備凡此數者雖爲國之常在
陛下之所常行臣之愚心唯願陛下思之而不倦行之
不怠則塗道之美與三五比隆億載之祚隨天地不

大集

鄧州謝上表

范仲淹

臣某言伏奉制命授臣給事中依前資政殿學士知鄧
州軍州事已禮上訖瑣闥清品穰都善地處之甚重驚
然若驚臣中謝竊念臣志意本微才力素寡始于及親
之祿俄有得君之遇敢沃無隱出處惟命持一節以自
信歷三黜而無悔頃以民羌犯塞朝廷旰食起臣思邊
之地授臣禦戎之策往罄死力敢圖生還夙夜一心首
尾四載僅免輿尸之禍終無克敵之勲一旦召還五章

陳讓惟求守塞不敢人朝再煩詔音促登樞右改叅大
政俾竭微才革姑息之風則謀身者切齒尙循默之體
則愛國者寒心退孤上恩進歛群怨誠難處於要路復
請行於邊鄙方陳豫備之策俄覩綏懷之事廼宜霈澤
以安黎元臣以患肺久深每秋必發求去互寒之地以
就便安之所庶近醫藥存養晚年伏蒙皇帝陛下天覆
地生雲濡雨濯進以清近之秩付以偃息之藩風俗舊
淳政事絕簡心方少泰病宜有瘳實繫寬大之朝將幸
康寧之福敢不孜孜于善戰戰厥心求民疾於一方分

國憂於千里上酬聖造少罄臣誠

上中興正本策

李 贄

臣伏惟陛下卽位之初大開言路凡朝政之闕遺有司之利病生民之休戚軍務之得失中外進言者論之詳矣若夫關於陛下躬行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則或畧焉此臣區區犬馬之忠私竊過慮以爲陛下一身乃家國天下之本也而陛下之心又一身之本也夫正其本萬事理惟陛下之心旣正則家國天下之事可得而理矣臣所以忘其愚陋獻此中興正本策其目有十焉

一曰勤聖學二曰顧箴警三曰戒嗜慾四曰絕玩好五
曰慎舉措六曰崇節儉七曰畏天變八曰勉貴近九曰
振士風十曰結民心夫勤聖學者所以格物窮理也顧
箴警者所以誠意正心也戒嗜慾以至結民心者所以
修身治人之道也皆切于陛下躬行之事不係各司舉
行者伏乞留中萬機之暇時賜省覽於陛下身心未必
無少補焉且陛下春秋鼎盛初登寶位天命之眷顧方
新人心之向慕方切官端本正始之日適乘勢有爲之
時其所謂要道先務今日最急而不可緩者在此十

策六十策既舉則大本正矣天下之事可以次第而動行之伏望聖明深加察納果斷力行以幸天下以此禮宗以慰生靈延頸舉踵之望以追前代英君義辟之賢蓋陛下之責必如是而後塞嗟夫言之逆耳者惟聖君乃能聽事之難言者非忠臣不能言故曰責難于君韓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昔宋儒朱熹將上殿奏事或謂正心誠意之說上所厭聞熹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忍不言而欺吾君乎此人臣以道事君責乎有犯無隱也臣觀陛下卽位以來雖疎遠之臣芻蕘之賤皆得

效忠况臣職居郎署日近清光噤默不言可謂忠乎然噤默不言者臣之罪也言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苟者陛下有聰明之資有溫恭之德有寬仁之度有納諫之美臣下有言而不用非拒之也蓋以所言未必合當帝心者或無誠意感動故也故曰言之不用者亦臣之罪也倘陛下不以臣卑鄙猥言或有可取舉而行之將身功業煥然必出于尋常萬萬豈但臣之受賜而足楚社稷蒼生之大幸也臣不勝惓惓螻蟻之誠罔

死進言冒干天威無任激切悚懼之至

心源亭記

心之儒學在古城巽隅規制宏敞殿後曰明倫堂堂前
建中一井其水湛然以清有司作亭其上御史張君題
之曰心源州守崔君富謂予郡人也請記之愚嘗觀心
以之名亭也夫源者井內之泉也而必冠之以心者何
哉湛然以清者水之本體也苟終日蕩之未有不濶者
也虛靈不昧者心之本體也苟私欲蔽之未有不昏者
也水之蕩而濁者有時靜焉則本體之清於是乎見矣
心之蔽而昏者有時靜焉則本體之明於是乎在矣甚

矣水之清濁有似於人心之昏明也清而明者莫不皆
出乎靜濁而昏者莫不皆由乎動然水之濁者靜則清
矣初無用力於其間而心之明者雖由乎靜必有主敬
之功焉於莫知其鄉之時操存而不失於寂然不動之
中涵養而不忽然後此心之太極無不具也此心之明
德無或昏也保此心之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存此
心之良於夜氣平旦清明之際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
其放心而已矣居是學者觀心源之名寧不惕然有所
懼哉曰項君名亭之意果出於此乎固不可得而知

據心源之名而推心源之理如此然項君之意雖不知要不出於此理之外也於是乎記

王道行重修陂堰記

嘉靖辛亥

章煥

竊曰予家三江震澤之間頗周咨水利及踰江淮觀河
路慨然思禹績焉禹一人之身躬犯九州之險治九年
之水以建萬世之制今或疏一陂治一堤累數年而不
成卽成不數年而輒壞此其故何哉古者國家無事所
重養民禹聖人紹堯舜之統迹其所自表見乃在水土
之平而已當其時八年於外忘其家手足胼胝忘其身

襲其受禪既已陟元后矣猶盡力溝洫寧卑宮室由此
觀之雖無洪水禹未嘗不在民事也後世既多溺文忘
其本始司空之官理匠作水衡使者以權貨治漕士大
夫身經畚鍤非有開疆拓土之勲絲綸帷幄之寵低首
下顏意在苟完而已假令洪水復作終莫肯任禹之勞
又况畎澮溝洫哉秦以下言水利者數十家獨南陽號
稱陸海自召信臣起六門堤閼湍水約束灌田至四萬
餘頃其後杜詩復修其業作水排鑄農器民益便之歌
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杜預繼之激湮清水以復原田

民復號爲杜父一州之間更歷三賢再續令緒名施於
今然中經喪亂邑有并兼寢以隳廢嘉靖辛亥叅政趙
侯來鎮是邦侯儒者故爲吏部稱篤學嗜古有經世之
志其爲政崇教化重農桑務與民興利數單車按部至
鄧州行視鉗盧諸陂召父老謂之曰此非召父遺蹟耶
何湮沒若此遂檄長吏議其事侯徒步出入阡陌相流
泉察地防雜采稻人之制潤色召杜之業修堤渠陂堰
析湍水注其中方畧已定而王守道行且至遂受成焉
守少年盛文學謹身帥先吏民嚮風乃宣布教令鳩玉

聚材乎民侵地豪強無敢爲奸者蓄洩之利卒以利民
民爲之語曰上有趙父下有王母凡期年而畢王功成
爲圖以告且徵文於予予按圖視之嘆曰美哉穰穰乎
侯之澤旣於穰中矣穰之民必世賴之夫穰天下之中
也南控荆襄北枕嵩洛西通武關東際淮海天下有事
必當其衝今田野闢儲峙充豈惟穰民將國家實賴之
矣予周行二都南抵維楊盡淮以東北極遼海轉於瀛
海多萑蒿之場沮洳之地其水可渠其地可田而中經
河河壩多棄地民芟牧其中又多重湖濬河鑿渠爲

公私俱便此鄭白之利也數欲爲朝廷建萬世
業立屯田之規實京師之粟省江南之賦減漕米之
重然其事靡繇會鄆州圖至意翩翩猶在河渠下也美
侯功實獲我心使侯治漕其功可知使侯治九州其
功又可知豫州其經始耳豫之民幸矣哉夫世無趙侯
劉更多空文民無實惠無王守則邑多流民野有曠土
廢堰奸之藪也圖籍訟之牒也有能紹明其志者其爲
石杜乎卽若禹迹何憚焉欽念哉無隳成功無爲厲階
是役也同知薄世祐實佐之判官李安知縣丁言龔文

魏羅尚賁吳謨與諸執事各分其任修復凡三十八陂
廣有長一十四堰堰有正某某渠渠有子及其受田之
家咸著姓名列於下方予旣序其事復係之以詩詩曰
滎河豫州厥土維壤奕奕鄧邦厥封維穰彼湍之水其
流泱泱賢侯之澤與之俱長恩汪濊游波渺瀰行則
爲堰止則爲陂舉重爲雲決隄爲雨填闕加肥灌我烏
陂召杜在前趙王在後生我爲父鞠我爲母父母孔邇
君子來藝我禾黍芟我蒿木長堤如龍高岡如虹不
若流不泯者功功之崇矣傳於世世敢告來者永矢

勿替

擬建鐵公祠記

顧名傳

嗚呼國家之事至靖難革除之際可勝悼哉余少從先
儒長者游時竊聞稱說鐵公死難淚未嘗不沾沾下也
嗟夫烈夫殉名志士夸節雖行與時忤彼獨無所見哉
公諱鉉字鼎石鄧州人起自小吏俊邁忼慨有節士風
槩雖卑仕哉然翩翩賢豪也以警悟受知高皇有體髀
難决者屬他吏竟月不得報改以命公頃刻立辨覆按
無異辭高皇才賢之眷注彌渥駸駸嚮用矣會高皇晏